



□孙葆元

济南市港沟高家洼村的那棵银杏树若不是淌豆寺的环抱,决不会名扬海内,从废墟中重生的淌豆寺若不是仰仗着这棵千年银杏,也决不会被人知晓。当我在网上看到那棵树的截图,一片金黄的云霓覆盖着天空,心下便暗暗吃惊,这棵树冠盖华庭,它是一棵多大的树?去年秋天,待抽出时间驱车赶过去,黄叶已经落尽,只有少数叶片点缀着枯枝,于是看到古树的枝条像虬龙当空飞舞,是怀素的狂草?总像唐人留下的墨迹。心头在失落与慰藉中变幻,失落于黄叶的飘流,慰藉于古枝的展露,瞬间就体会到什么叫时不我待。读典籍读多了,心中充满田园纵翠,把酒临风,蓑雨徐行,胸怀里可留住风晨雨夕,步履间可停驻咏叹适闲,都是农耕的循序渐进。不知不觉进入这个新时代,须小跑着才能跟上时光,稍晚一步,那银杏的叶子便挥手作别,全然不管人间情绪的安放。

失落脚步在寺院里移动,突然发现那个院子是叶的粉末铺就的,细细的叶末金黄金黄的,间或有叶的残片覆盖在地上,竟打造出金色的梵宫。原来银杏叶子并没有随风飘逝,而是回归于生发它们的原点,开始又一次生命的旅程。这里是淌豆寺,是讲究涅槃的地方,涅槃是永恒。

淌豆寺是初唐古寺。我在寺里转着,试图找到一片碑文甚至一块唐朝的遗雕。遗憾得很,连一块残砖碎瓦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唐朝已经走远了,念天地之悠悠,它留下这棵古银杏树,在岁月中连起遥远的思念。

去年秋天去的时候,寺院尚在修复中,山门、大殿已经竣工,殿前设钟楼、鼓楼,加上厢房,构成一座银杏的院落。后面仍在施工,水泥的框架耸立在山坡上,就把这条山涧堆得琳琅满目。正徘徊间,看到一位年轻的保安走进院子,就过去搭话。保安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告诉我,没建这座寺院之前,这里是块荒地,这棵银杏树守在这里,一直守了千年,守得一辈辈人离去,又一辈辈人新生,不管哪一辈人都与这棵树相守,才有了高家洼村。这块地上原来是有房屋基址的,基址规模不大,犹如村民居住的房屋,修复新寺的时候挖掉了。我的心头又浮起了遗憾:不知那片被挖掉的遗址是寺院的原址,还是历年修复时的旧址?我问,有没有挖出石碑?小伙子说,有好几块呢,都被拉走了。

当物质的东西荡然无存,这里留下的只有传说。据传,唐太宗李世民率军东征,回军经此,天干地旱,断水绝粮,三军困顿。太宗拔剑砍向山崖,大喝:天绝我也!话音未落,电闪雷鸣,剑指处山崖迸开,裂出一脉清泉,并有豆子淌出。唐王的三军得到补

给,才得以进发。为了纪念这次远征,在此立寺铭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老套。以剑斧劈山开路,往远古说有古蜀国的五丁开山,稍后有劈山救母的“宝莲灯”,如今又演绎出唐王挥剑的淌豆寺。但是,一千四百年前唐军从这里经过,是平叛一次分裂,捍卫大唐疆土,淌豆寺就成了历史上捍卫疆土的神圣坐标。

回来后,查《旧唐书》和《唐书》,均有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发,率军亲征,在攻取辽东城池的时候,城高堑深,唐王的兵难以逾越,大将李勣指挥将士“负土填堑”,太宗见状也跳下马加入到士兵的行列里,递送土筐。可见那一次征伐何其艰难。在攻打白岩城之战中,右卫大将李思摩中箭负伤,太宗“亲为吮血”,以身先士卒的表率感动了将士,三军奋勇厮杀。可是那一次征伐没有成功。《资治通鉴》总结其得失说:“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所以,这支军队回撤到淌豆寺,应该是一支疲惫之师。今人读历史,往往喜欢站队,其实一部史书记载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故事,是是非非难以说清,我们只记住历史的精神就行了。

淌豆泉清冽,那泉里淌不出豆子。倒是泉水旺时,水珠如豆。我想,所谓的豆,大概如此。我去的那个季节,寺院里山泉干涸,进入了枯水期。淌豆寺山门外开凿了一座蓄水池,池阔如塘,尚无蓄水。设塘必有水,我期待着淌豆泉的复苏。回程时我发现村路旁的民居墙上镶嵌着三块古碑,都用檐瓦遮挡着。第一块是清嘉庆十四年迎龙庄重修五圣堂碑。第二块是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迎龙庄乡民集资重修土地庙碑记。原来这个村不叫高家洼,它的历史名字叫迎龙庄。就应了那段史实,唐太宗回军所至扎营之处,乃迎龙也。碑文均说,此庄距“济南历邑南约泉一里,距城四十里”,原来这里还藏着一眼南约泉。第三块碑是迎龙庄公修义和湾碑记。义和湾在哪里?京沪高速公路凌空而过,高架桥下有一湖碧水,便以为是义和湾。桥下坐着几位老人,我去打问,老人告诉我,这是蟠龙水库。我便指着远处的石碑问:那块碑上记的是不是这里?老人说,是!虽说沧海桑田,地形难以变迁,变迁的是命名,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命名,如这村庄,如这湖湾。

说话的当儿,一辆辆轿车穿村而过,向那个山梁开去,都是前去拜谒淌豆寺的。村道整洁,房屋错落,一个历史的秘密藏在这里。有秘密的地方就有迷人的文化,村路上还没有酒家,寺院里还没有简介,一切旅游文化的物品有待开发,此地得天独厚,历史赐给它机遇,仍需要此辈人的开拓。

【读史札记】

以花为食

□戴永夏

世人大多喜爱鲜花。因为鲜花不但美丽多姿,可供观赏,而且品质精良,可做美食。自古迄今,许多人喜欢以花为食,由此也产生了不少轶事佳话。

食花之俗历史悠久,远古的先民在寻食植物时,便吃过各种鲜花。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少说也有两千年历史。《吕氏春秋》说,早在商代,精通烹调术的大臣伊尹就善于用“寿木之华”(树花)制作美味。屈原在《离骚》中也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尚且吃菊花,百姓食花者必定更众。以后历朝历代,食花之风久盛不衰,而且吃的范围更广,形式更加多样。

食花的方法,比较简单的是将花直接吃下或用以酿酒、佐酒。据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菊华(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花)酒。”这说明早在汉代,人们就已懂得用菊花酿酒。晋代以后,此风更盛。梁简文帝的诗《采菊篇》就生动地记述了当时采菊酿酒的盛况。至于食菊成癖,陶渊明最堪称道。这位超凡脱俗的大诗人不但在家中自酿菊花酒,饮酒时还将菊花瓣洒入酒中,谓之“其中香醇,自得其味”。他还常用菊花做酒肴。据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记载:“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一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而后归。”他把大把菊花当酒肴吞食,实在豪放得可以。这种高雅的饮酒方式,被后世传为美谈。“白衣送酒”的典故,就出于此。

唐宋时期,人们食花的方式更进了一步,多用鲜花制作美食。唐代把桂花、菊花制作的桂花糕、菊花糕等视为宴席珍品,皇室食之成风。据《隋唐佳话录》记载:武则天每到花朝日(农历的二月十五日)都要去游园赏花,同时令宫女采集百花,和米捣碎,蒸成“百花糕”赏赐给文武百官。她本人则十分喜欢用松花制作的花糕。宋代用鲜花制作的美食品类更多,仅《山家清供》中就记载了15种,其中包括梅花汤饼、菊花粥、梅粥、蜜渍梅花等。这些美食都很讲究。如一道叫“雪霞羹”的菜,是将芙蓉花掐心去蒂后,加宽汤和豆腐一起炖煮而成。此菜红白两色相映,如雾雪初霁,艳丽动人,味美可口,很受时人欢迎。大诗人苏东坡也深谙食花之道。《酒小史》中说,苏东坡守定州时,在曲阳得松花酿酒法。他将松花、槐花、杏花入饭共蒸,

密封数日后成酒。他还在《松花歌》中写道:“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蜜一齐捣。吃也好,浴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这诗通俗地介绍了“松醪”的制法及其养生、美颜功能。相比陶渊明的豪放,苏东坡更为务实一些。

到了清代,食花之风更盛,也更为讲究。那位善于美颜养生的慈禧太后就嗜花成癖,食花的方式也极为别致。她常把玫瑰花、茉莉花等鲜花晒干,混在茶叶内一起饮用。她还常命御膳房采花入饌,制成一道道美食。每年六月之后,在荷花盛开的季节,她就令宫女们采来新鲜荷花,剥下最完整的花瓣,浸入用鸡蛋调和的面粉里,再加入鸡汤或白糖,分为甜咸两种,放入油锅内炸透,做成味美可口的点心。而在清明前后,宫苑里的玉兰花盛开之时,她又令宫女们采下肥硕的玉兰花瓣,送入御膳房,让厨师依照加工荷花的方法,煎成又香又甜的玉兰片,随时享用。她还让厨师将玫瑰花捣烂,拌上红糖,经过特殊的配料加工,制成一种花酱,涂在面食点心上,食后齿颊留香。

还有些文人雅士把食花推向更高层次,食花的方式也更为高雅实惠。他们靠种花维持生计,又从花中吸收精神营养,写出传世佳作。如北宋著名的隐逸诗人林和靖,性情淡泊,爱梅如命。他在居室前后种了360多株梅树,每当梅子成熟时,便采下卖掉,将每一株的梅子卖得的钱包成一包,投入瓦罐,每天取一包做生活费。待瓦罐空了,刚好过完一年,新梅子又好卖了。不仅如此,他日日与梅树、梅花相近相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写出了千古名诗《山园小梅》。

像林和靖这样以花为生的,还有一位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这位风流才子特别喜欢桃花,36岁时选中了苏州城北的桃花坞,建了一处幽雅清闲的家园“桃花庵”。庵中种满桃树,他就住在桃花丛中,自号“桃花庵主”。他在《桃花庵歌》中很自得地写道:“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贱缘。”诗中说他靠卖桃花换来酒钱,酒醒时终日徜徉于花丛,酒醉时就在花下酣眠。桃花是他的生活依靠,桃林是他的精神乐园。在这“桃花源”中,他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生活得如同神仙一般……

当然,鲜花并不嫌贫爱富,它似乎对穷人更加眷顾。过去在我们家乡,每到春未夏初、青黄不接时,人们常采食花叶充饥。花中最受欢迎的是洋槐花。它不但分布广泛,花色美丽,味道香甜,而且开得正当其时。人们将串串洁白如玉的洋槐花采回家中,用水洗净后,再掺上一点豆面,做成菜团,放到锅里煮熟后即可食用。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这种菜团,常常捧在手里,跑到街上,边吃边唱:洋槐花啊,白灿灿,采来槐花做菜团。菜团香,菜团甜,吃进肚里抗饥寒。菜团甜,菜团香,吃了菜团度饥荒……几句通俗的童谣,唱出了贫穷中的乐观,也唱出了人们对洋槐花的钟爱。



【文化杂谈】

历史的秘密